

國
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權

起天啓元年盡三年六月



談



辛酉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大風雪諭孫如游出視事

丙子追謚先臣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南京刑部右侍郎吳
悌文莊右僉都御史魯穆端毅楊繼宗貞肅石城所吏目鄒
智忠介大理寺卿陳恪簡肅尚寶司少卿孟秋清憲御史劉
臺毅思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懋吏部左侍郎張元禎文裕左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諭德張元忭文恭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太常寺少卿
魏良弼忠簡吏部右侍郎趙用賢文毅刑部右侍郎張紳忠
簡右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愍南京兵部右侍郎李盛春恭貞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禮部右侍郎唐文獻文恪戶部右侍
郎張養蒙毅敏兵部左侍郎許孚遠恭簡戶部主事周天佐
惠愍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南京
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五官監侯揚
源忠懷兵部右侍郎魏允貞介肅戶部左侍郎郭維賢恭定
左都御史溫純恭毅兵部尚書王遴恭肅工部左侍郎王汝
訓恭介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禮部尚書馮琦文敏兵部尚

書李化龍襄毅吏部尚書孫丕揚恭介禮部右侍郎劉曰寧
文簡郭正域文毅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吏部尚書畢鏞
恭介刑部尚書趙參魯端簡王之誥端襄兵部尚書張佳胤
襄憲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恭穆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靖脩江西副使李夢陽景文陝西右叅議賀
欽恭靖右副都御史姜洪莊介武選郎中黃鞏忠裕南京吏
部尚書汪宗伊恭惠戶部尚書林泮恭清史部右侍郎楊起
元文懿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右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脩撰楊慎文憲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吏部右侍郎盛訥文
定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南京

刑部右侍郎沈節甫端靖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祭酒
傅新德文恪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南京吏部郎中莊景文
節刑部左侍郎王宗沐襄裕右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刑部
右侍郎李崇恭懿戶部左侍郎董堯封恭敏湖廣按察司僉
事馮應京恭節禮部右侍郎教文禎文穆

戊寅給事中孫國禎上言上之所操以磨勵天下曰賞與罰
今賞罰何如也使臣下莫敢憑進退而止據何不于視朝之
暇召見廷臣曉然示威福之出于已曰某簡用某斥逐以塞
天下揣摩之路台對之典不可湏臾待也聖祖培養人才半
為四明東林所耗今其波少息矣及今共養和平之福莫生

枝節妄分畛域也

已邗諭發帑五十萬濟遼餉

癸未御史馬逢臯以楊漣疏移宮始末而去功罪未明因曰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科臣李若珪也先帝賓天而
入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
也上移宮公䟽者周嘉謨張問達等也上專䟽者左光斗也
上急移宮以待御極者楊漣也其後相繼有疏惠世揚等也
如以為功則不獨一楊漣如以為罪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聖躬初安而護聖躬者已
數江上之容漣當此日止有決去以明臣節耳臯上亦聞出

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
得此于人哉上以楊漣忠直朕可鑒知暫准病告

丙戌給事中蔡思充上言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
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盡錦綱紀
凌夷莫此為甚不斬李可灼并罪所薦之人于昭之靈必有
餘恫矣

辛卯御史張慎言上言張差擬擊青宮幸宗社有靈萬一中
其副車將奈之何迨東宮告變此宜何如震聳乃方從哲票
若尋常于是承風旨者遂以風顛結案矣此一獄也若引繩
批根宮闈骨肉之間大獄將與當群議沸騰神宗頃刻而御

慈寧召百官棄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宮使羣臣不得質一詞
士師無所措其手偉哉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寃黨與者
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奸謀者亦政以明君臣之義
而陸大受王之案李俸必以考功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
從哲秉國之均而乃今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言張差一案近議紛紛善處骨肉之間者
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擬擊之奸化為
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
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飲露而
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俸禁錮又為甚竒即云不剪

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大學士方從哲免

二月癸卯朔安南遣陪臣阮世標阮洪來貢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為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之開釁乎自後巧蔽風顛今批鱗之直竄迹變烟語言之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大受等天下知其功即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為罪或挂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甲辰御史方震孺上言登極一詔凡前建言諸臣用存恤殺

業見天日而殷憂先帝竟龍馭之難追九廟有靈幸不危于青宮之挺而折肱無驗反速禍于肘腋之奸使萬年有道之聖君僅為一月大平之天子此敷天共慘願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乙巳遼東見日暈兩旁如月

丙午御史賈繼春言具揭閣臣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蓋念冲聖御極之始慈祥當從折柳先防威福莫向中涓送却耳上以箝制朕躬要名減罪貴之

御史張慎言上言當鼎湖再泣偶值選侍乾請天子避席此時宗廟之鼎豈為重則先席之簪履為輕所以有周嘉謨揚

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即神廟之鄭貴妃且先徙以為望矣
既而閭閻弘開冕旒快觀此時嵩呼而慶皇上之龍飛遂亦
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賈繼
春具揭于閣臣也

御史高弘圖上言楊連賈繼春同屬耳目之臣當宮禁危疑
之際決策于呼吸即繼春未嘗不以連為功安選侍之說起
于移宮之後因乾清為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傳聞復有舛謬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即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也乞勅繼春履任而連
自還朝其進退益光矣上青慎言弘圖借調解為名實堵公

植黨俱罰俸二年

辛亥御史方震孺請省議論一國木一案次則門戶之說東
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如清冽之葉
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勁挺之魏雲中馬益禎
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
有何罪而錮之終身耶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公道不彰羣疑
愈熾同官馬逢舉所以請會議也楊連之去就寔繫聖躬乞
早賜召對以釋羣疑上許之

壬申夜四方黑雲風起西北有聲

閏二月癸酉朔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罷

丙子刑部會訊楊鎬李如楨論死

戊寅大風霾御史魏光緒言先帝以長君當立而無端燕啄皇孫奸人構煽妖書之事恨不從心挺擊之謀作矣王之來明白入告置之察典李倅駁正叅語勒令致仕陸大受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計處此忠義所以感憤不平也

丙戌封王昇新城伯祿千石

丁亥大學士孫如游罷進太子太保

癸巳孫璋為南京吏部尚書

丁酉昭和殿災

辛丑上責賈繼春以違忤逼遂輕污朕躬捏造李選侍姪經皇八妹入井之罪輔臣申救命削籍

三月癸卯湖浙江巡按御史彭鯤化乞漆中式三名

乙卯建州攻瀋陽監軍高出屯黃山不進總兵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之李永芳遣人遺書招降世賢斬于陣上火其書持鐵簡禦南門外力疲退入敵從之城遂破總兵尤世功陳策童仲揆管糧同知陳輔光自在知州段展皆死之世賢從西門遁先三日袁應泰檄各將犄角應援總兵姜弼朱萬良軍渾河外俱不戰獨四以石砮士官秦邦屏叅將張神武游擊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敗其白標黃標最後紫標益衆四

面圍之川兵飢疲八千人無一免者總兵張名世戚金在河
南亦戰沒是役也敵兵亦為奪氣川兵名始重

丁巳袁應泰聞瀋陽陷急促各路兵守遼賀世賢也立木山
當華裔之界應泰手書自咎失策非將軍之罪使往夜至長
勇堡遼人疑西胡也遂舉烽世賢駭遁自後遼城陷世賢無
所歸為其衆所殺應泰之收降人餉司傳國揭爭之遂相左
至是檄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并預支四月又犒二金其虎
旅軍加月餉六錢餉司以瀋陽逃死各半為詞稽賞未與
已未給事中朱童蒙郭鞏各糾劾一燬黨庇熊廷弼

庚申袁應泰引兵渡渾河設伏雷川兵守城夜宿城樓各道

以令箭撤所伏兵建州遂徑渡太子河

辛酉建州攻遼城初熊廷弼深溝峻塹按伏其內未易攻敵
厚木為盾居前後排方兵小車載土繼之俟我砲盡即發矢
如雨隨令土車填塹車後人馬盡甲戴鉄面具來攻袁應泰
奉賜劍趣戰擊敵于教場殺傷甚衆時朱萬良以賞罪自效
遂戰死

壬戌袁應泰令傳餐給士敵突犯西門督虎旅軍卻之訛傳
數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曜出走人心遂亂敵復縛草人于
牌前偪城以竭我力晡時諸將各離伍砲久燃藥發守兵驚
亂

癸亥昧爽城陷袁應泰佩劍印自經城東樓僕唐世名舉火
焚樓死監軍何廷魁沉妾女子并而自縊監軍崔儒秀亦自
御史張銓坐署中不屈歿之

乙丑遼東牛莊民亂相殺

丙寅起高攀龍光祿寺丞趙南星太常寺少卿熊廷弼兵部
右侍郎

戊辰虎墩兔獐脅賞

發帑金百萬濟邊

贈左都督劉綎少保王宣少保左都督各廕本衛指揮僉事
立祠予祭奠杜松贈少保左都督世本衛正千戶立祠予祭

望趙勇麟馬林各復官贈二級從祠潘宗顏贈光祿寺卿世
錦衣百戶立祠董爾彌贈按察僉事廕監餘贈恤有差

四月壬申朔日食

李定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子以薛國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王
化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畢自嚴為右僉都御史駐天
津王國禎為右僉都御史駐通州初建州遣降人運糧通判
黃衣蟒服從騎至廣寧招降監軍王化貞殺之以聞且請撫
虎墩兔獐三十六營炒化二十四營為聲援朝廷壯其言遂
授巡撫是時羣情惶怯以化貞侃侃言事謂能勝厥任化貞

撫諭諸部虎墩兔憨使腦毛大孫桑阿思塞來申盟約即赴
關塔也化貞以北關忠順宜協力同仇厚賞之炒化及卜
青諸營並遣使通好各議加歲賞設誓而去

庚辰遼東總兵李光榮奏建人測河謀內侵

癸未南京工部尚書丁賓致仕

甲申逮監軍高出御史徐景濂乞并罪逃臣牛維曜胡嘉棟
丙申遼東經略薛國用免

戊戌大婚冊張氏為皇后禮成之後客氏憚后文明誣后為
重犯孫止孝之女御史游士任糾之客氏銜恨

己亥贈張銓大理寺卿謚忠烈廢錦衣指揮僉事立祠予祭

葬僉事崔儒秀副使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廢錦衣十戶予
祭祠餘升廢有差

立良妃王氏純妃段氏

五月壬寅朔丙午勅台熊廷弼曰朕惟爾經略遼東一載威懾
東陲力保危城後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風聞糾論勅下部議
聽令回籍朕尋悔之適遼陽淪陷隲爾前功爾當念皇祖環
台之恩今朕冲年遭茲外患勉為朕出籌畫安攘其即日比
馭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

戊申命內織染局下蘊杭織造

兵部尚書崔景榮免以王象乾代之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上言司禮太監盧受神祖舊臣皇上方任為心膂豈得反為寇仇乞俞受前請令司香留都則羣疑可釋楊鎬李如楨之獄關繫非輕須酌通國之論不妨遣戍立功冀收後效司農李汝華年衰令歸骨以休老臣上命盧受私宅間住楊鎬李如楨准從寬政

癸丑給事中霍維華言司禮之責成既重則繼盧受之後者必得小心忠順任之方可而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之以為威福之地又聞其告病調理乃朏遊西山有不可代為之解矣

甲寅釋故臨江知府錢若廢獄若廢以乙酉正月下獄至是

以子進士敬忠疏籲始訊釋

丙寅以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排擠熊廷弼降三級調外姚宗文傾陷削籍

六月辛未朔癸酉大學士朱國祚入朝

乙亥以大婚禮成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各進少保兼太子太保廢尚寶司丞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進太子太保

丙子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扎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陶朗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江州忠州土目交惡江州句祿州酋何惇寇忠州掠人畜分

兵掠新寧州

戊寅增順天中式二十名應天十名各省三名是年山西舉宗生二人江西陝西河南各一人山東四氏學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以上諭宗生聖裔中式各加額外也

乙酉汪應蛟為戶部尚書何熊祥為南京工部尚書王之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辛卯以平苗仲功舊輔方從哲輔臣葉向高劉一燝韓爌總督張鶴鳴等各升廢有差

甲午兵部尚書王象乾以原官總督保定
淮安大水

七月庚子朔乙巳上以內犯田詔侍奉皇相劉朝侍奉皇考赦罪送司禮奏請定奪輔臣言皇上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者法不聽

戊申前按察使高出降副使監軍廣寧胡嘉棟監軍遼東戴罪立功

奉聖夫人客氏男候國興廢錦衣指揮僉事

大學士沈漼入朝

命降田詔等奉御閑住

辛亥命降司禮太監王安為淨軍發南海子復禁私通徃來勅賜熊廷弼尚方劍麒麟服一幣四金四十宴都城外廷臣

陪餞從行將領幣一金二十標軍人二金

己未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劾黃克纘言鄭穩山乘移宮而璽珠寶克纘乃倡言寶係選侍之物臺臣焦源溥疏云為元子二者者為忠克纘則曰為皇祖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為忠之大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傳宮闈之失尤為忠之大至云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恐于出此言也

祁伯裕為南京右都御史魏養蒙陳薦為南京戶刑部尚書甲子給事中孫杰劾冢臣周嘉謨以年例處霍維華由于疏刺王安也

八月庚午朔丙子遼東巡撫王化貞奏叅將毛文龍之提初化貞遣文龍從海上結聯四衛約兵朝鮮會叛將楊于渭以蓋州降東文龍遂由廣鹿長山烏達朝鮮之彌串堡偵鎮江守兵弱游擊佟養貞選軍二百餘人掠商山適右衛生員王一寧朝鮮借兵回遂謀襲鎮江分二百餘人夜渡又間通中軍陳良策約為內應襲破之縛養貞及子松年等六十人乞濟師速渡三岔河為率制及調兵三萬從海上徑至鎮江并發餉

丁丑禮部左侍郎鄭以偉上言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禮部會議憲宗當祧太常

卿洪文衡揭睿宗以籓入宜祧禮臣議凡祧以近屬遠祧從遠起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云睿宗非繼體之君不宜躋武宗是議改非議祧也臣謂不在入廟而在稱宗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廟乎既入矣可逆祧乎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未朝天子以祖宗所執大圭見之籓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矣勢不得復以大圭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睿宗曰皇考于武宗曰皇兄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記躋僖非歟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

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得相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之故非之也睿武既均貴而武出于孝睿出于憲視閔僖不同况閔僖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睿宗在世宗上為昭孝宗武宗穆宗為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穆為尊卑亦未始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孝不在稱宗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祖制斯詔一出孝宗則有子世宗非繼後天下無無父之子不考睿宗而考誰乎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弔千古不經見之典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睿宗天下非不韙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

奪肅皇帝之不忍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叙耳推太
常之意祧而奉之王芝宮蓋以裕可合食也四時可其事也
則祧與不祧等豈非忠孝之極思哉然苟可裕也何必先祧
祧子而後父子迹非順于序未安于是遂祧憲宗

命監軍道副使梁之垣宣諭朝鮮毛文龍并副總兵賚二百
金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勅登津二鎮併力征勦及令
朝鮮犄角

丙申毀社臺萬曆辛丑建亦春秋泉臺之毀也

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李標免
是月淮水清

熒惑太白關西方歷兩月同度

九月己亥朔勅脩兩朝實錄

甲辰御史王心一上言客氏保護效勞諭戶部給地二十頃
為香火魏進忠侍衛有功工部叙錄夫當此經撫協勦皇上
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聖
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東征將吏聞之以為吾屬捐
軀命為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邀天衷之眷注母
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上諭遼東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念
發帑犒賞隨依所請且內廷恩澤與閩外大計有何干涉姑
不究

已酉奢寅據永寧衛城督稅同知王胤昌被陷陰遣史賁即
繳成都至二年五月病卒

癸丑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發兵七十餘人以土目樊龍樊虎
領至重慶聽閱

乙卯奢寅反于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守道孫好古駱日升李
維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應科叙州同知
熊嗣先遵義叅將萬金指揮王登爵巴縣知縣段高選縛總
兵黃守魁後遇害前鞏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入城殺賊遇伏
死募兵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俱遁奢氏種人裸羅也世
宣撫使數傳至從周子崇明以疏屬得立性陰鷲謬為恭

順凡徵調俱赴人狎之子寅尤雄狡負勇力納凶命奸民何
若海等為之用謀不軌秦提精卒三萬人援遼因益治兵械
遣其黨樊龍等往重慶故增其籍倍所調撫臣往蒞之索餉
人十金弗繼激其衆為亂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皆
起應之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一出碁江一出瀘州一截棧
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叅將萬金督兵赴重慶
城守空虛崇明率衆奄至署印通判袁任先期遁賊遂焚掠
納谿永川長寧營昌隆昌壁山皆空攻合州知州翁登彥力
禦攻江津知縣周孔嘉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卒

妻子赴火死後贈光祿寺卿廕錦衣正千戶

石柱宣撫司女官秦良玉勤王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賂秦氏求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卒萬人同弟民屏侄翼明探甲疾趨潛渡重慶營于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焚其舟以沮賊泛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幟旗護守忠州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瞿塘為上下聲援

丙辰陵工成尚書周嘉謨王佐進太子太保餘升賞有差輔臣劉一燝韓爌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中書舍人何宗彥朱

國祚沈澹進太子太保廕監舊輔方從哲廕中書舍人壬戌故司禮太監王安卒王體乾嗾客氏忠賢遂降南苑淨軍以劉朝提督絕其食飲而縊殺之崇禎初賜昭忠祠蘭賊逼成都時叙瀘麗邑瓦解裨木龍泉諸隘俱失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泰張愷率眾拒之邦泰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據山臨下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走免賊遂薄城城內僅鎮遠營兵七百人及調至松茂龍安兵一十五百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初燮元以輯瑞詆道蜀王與百姓遮留之遂慷慨自誓使土司坤汝常指揮常恭棗賊截其鋒次日賊以革牌進笑石

不得近用火箭擊之殺數百人及暮賊又以鈎梯數千薄城
燹元戒士卒茅放砲石以譁遲明賊屍立積時濠水涸賊偏
難民束薪壘土構華如屋伏弩仰射垂簾蔽矢乃夜繼壯大
持膏芻焚之濟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溢賊治橋得少息因緝
內奸二百人懸首陴上賊立望樓燹元曰賊設瞭望必出剽
掠其中虛命死士五百人突擊之斬其三將焚樓而還

十月戊辰朔庚午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壬申王三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劾客氏謫外

戊寅御史工心一言科臣論客氏不過謂諭旨不可不信家

法不可不守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釐也不意
有干聖怒即加誅調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羣臣苦諫李勣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俟臣之言往往
類此上責其引前代事悖謬不倫降三級調外

甲申閔洪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己丑朱燹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許便宜行事

十一月庚子給事中毛士龍削籍順天府丞邵輔忠免以五訐
也

壬子淮安大雷

壬戌進業向高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詹尚寶司丞賜金五十

幣四雙劉一燝韓曠少師兼太子太師廢中書舍人金幣如
之何宗彥朱國祚少保兼太子太保廢監史繼階太子太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廢監金幣亦如之前輔臣方從哲吳道南
各廢中書舍人金幣同

丙寅四川石砮女官秦良玉奏川兵大變率衆討賊上嘉之
御史陳九疇刺大學士劉一燝負君誤國給事中孫杰亦叅
之併及冢臣周嘉謨

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初諭一燝嘉謨並逐蓋向高疑一燝忌
之簡討繆昌期自楚主議還見向高曰南昌漢陽不應遂內
傳不可奉荅曰上所傳何不奉昌期曰吾師老臣以去就爭

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向高
默然始改溫旨

昌期曰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遂南昌遂而勢重不可遏矣
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
橫流豈非天哉

十二月戊辰朔建人窺廣寧以兵屯海州

壬申張我續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
軍務賜尚方劍陝西鄖陽巡撫暫移漢中夷陵應接

起董其昌太常寺少卿

己卯御史江秉謙言經撫不和幸有明旨會議議者曰化貞

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
貞銳意進戰豈戰勝而可無事守也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
守也大學士葉向高言經撫會議漢史趙充國平西羌雖主
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今廷弼能為充國且留化
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貞作用既殊而欲
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同官皆爭之豈臣
一人所敢獨任本兵張鶴鳴與廷弼素不協謂化貞膽略可
任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祖化貞凡廷弼所言一切
阻格廷弼度力不能勝以標下兵盡付化貞疏曰化貞有功
臣不敢與今功若化貞有失臣願不與同罪云化貞志大而

慮淺見朝堂右之益自詡建人令叛將劉愛塔盡取四衛屠
鎮江攻毛文龍于彌串堡文龍不能拒乃去之皮島居焉

張問達為吏部尚書

辛卯川兵復安兵

癸巳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雲南巡撫沈傲烺升南京兵部右侍郎上言自嘉隆及皇祖
初年雲貴方面多轉開府清鄉近何絕響此藩臬優處之當
議也從來藩臬遷轉惟論資俸往往今歲雲貴後移內地令
何一入雲貴再無內望此遷轉流通之當議也九邊司道者
滿即升一級滇中處處頻變而朝問不通鴻音不至其苦

更倍于前。凡廟堂不一軫恤，宜照九邊例之當議也。滇中郡縣不無循卓而清華之選，絕無一人則有志之士孰肯就途此有司行取之當議也。善地有司升轉滇南，豈無一時愛憎乃馳驅萬里受事，方新吏議隨及之，則後之升者如墜溪淵，孰肯冒險來乎？此察典宜恕之當議也。除官者三年不至地方不得其用，今宜嚴為之限，有不願赴者，追憑繳部以便銓除而規避之人，即革職永不叙用，不得任其庸緣銓改善地。此憑限之當議也。滇中雖遠，然以待川貴之人，則壤地相接不為甚苦，以後宜先盡川貴人才，而後及于別省，此就銓除之當議也。

乙未川兵復樂至石砮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人至成都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丁酉朔，藺賊數千人，大噪而出，為早船形，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標羽旂，葦茅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伏劍，居中，數百人各挾機弩，牛半千，運石，駁行之，旁翼而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穉皆哭。朱燬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歟？石不可以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復募死士擊敗之。裨將劉養銀言：諸生范祖文陷賊中，遣孔之譚來言，賊將羅乾象欲歸，正燬元即遣之。譚復往，與乾象俱來，燬元與飲，成樓酣寢，達旦，乾象誓

以死報繼而出後賊營纖悉畢知者乾象之力也又使牙將周斯威詐降質其來預伏待之崇明果至南懸一人上守兵不知而噪崇明走免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謀遁乾象內變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救營走乾象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歸重慶

辛丑會議經撫張問達主責成經撫功罪一體王紀議罷經略周如磐專用遼撫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專任經略張鳳翔議經略應削級待罪何士晉今責二臣分任其事王永光主撤經略升巡撫任之上諭其協心并力功罪一體同論禮部主事劉宗周上言亟伸討賊之法陷撫順清河縱敵得

志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推官鄭之范也通敵速禍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就海連逃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質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餉傳國監軍牛維曜也身坐同族不自歸里反以知縣升僉事者佟卜年也凶功受上賞遙制山海不能輯和撫臣必喪全遼今經略熊廷弼也通敵啓釁奸璫盧受也受之黨穢君漏網奸璫崔文昇也凡此諸臣異名同罪異罪同情麗以五刑而輕重布之又何道焉時滇賊蠶起在露益曰設科曰李賢在平夷曰補鯨亦佐曰安應龍在羅平曰阿應在武定曰張世臣而羅平為劇甲寅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劾熊廷弼

丁巳建人破西平堡初敵分三路入自柳河三全黃泥窪聯
木為筏乘流至狹處渡河直攻西平參將羅一貴力禦傷敵
甚衆圍數日不下化貞遣總兵祁秉忠劉渠往援而巡撫中
軍孫得功及黃進前通敵令攻中路于是二將俱沒一貴力
竭死之屠其城

戊午廣寧兵潰時建人也鎮靜堡伏而未動經略自右屯聲
援敵亦防變駐沙嶺遣遊騎前哨得功欲生縛巡撫以為功
訛言敵已薄城迎降者免死人爭昇香亭迎之總兵江朝棟
監軍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不知也賴朝棟掖之
出城乃免邦佐自經其僕高永亦從死熊廷弼聞變東馳遇

化貞于前屯化貞流涕廷弼但哂而已遂聯轡入關所過悉
令焚毀云無以資敵于是關外民居蓄積為盡乙酉建人始
入廣寧河西流人及逃兵亡虜數十萬奔竄入關薊督王在
晉移鎮山海疑來奸宄閉關不納廷弼極言保任得入報至
朝廷震動

壬戌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乞賑渡海遼民命發帑金十萬往
賑

癸亥黃克纘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視師進太子太保賜蟒玉尚方劍
甲子魏養蒙為南京兵部尚書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糾南直貢士高如麟順天貢士張惟勤
查廷繡浙江貢士錢千秋賄中

乙丑諭兵部令廠衛緝京城奸謀禁居民放砲及各官歸學
貢士私還者罪之

水西賊攻安順安莊永寧諸城土司羅應魁偽順天王沙國
珍偽忠順王何五偽成天王

二月丁卯朔戊辰監軍高出胡嘉棟再逃逮之

辛未命大學士何宗彥朱國祚主會試初擬顧秉謙副考上
以首科特用二閣臣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請招遼東潰兵流民從之

吏部舉卓異布政洪翼聖等二十二人

壬申王在晉言撫臣王化貞欲軍駐前屯同寧前道張應吾
相守聞芝蔴灣尚有米二十萬石覺華島米 萬石事尚可
為也宜收復寧前自贖于法可寬上從之

癸酉御史江秉謙劾尚書張鶴鳴郎中耿如杞

甲戌夜月犯天關星

丁丑建王化貞免熊廷弼聽勘

庚辰諭加派以北直隸頻年煩累免之有司團練鄉兵遠民

來歸內地發穀賑濟俾墾閒田錄其智勇

王紀為刑部尚書

水西土目安邦彥反犯貴州初蘭賊久圍成都誰檄諸蠻云
克成都以金帛賞購諸蠻水西安氏與蘭世仇宣慰使安位
幼弱邦彥以文庶擅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蘭賊
交依為逆解仇暗結又招合諸種勢復逞
乙酉霑益叛首設料攻平夷衛陷之

丁亥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壬辰刑部主事王之寀言國仇未報者三一為李可灼誤用
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一為張書紳深入敵
巢致銀三千兩帶書嫖罵則盧受為之鄭貴妃主之方從哲
聽之其一為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以風顛具

奏胡士相等以膏柴成招兵總之用藥即通敵之術通敵即
挺擊之謀也上以已經皇相處分不必追論

癸巳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覆奏右庶子張厲撫論西胡之策
曰虎墩兔慙帝制諸部郎建州亦屬之往年慙祖父嘗欲我
貢市王爵如俺荅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如踞遼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至山海論之其市有高
臺堡興水堡鎮遠關大福堡太康堡其長六十惟利是求部
落既衆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馬牛
非我市不售即一部思逞各部亦不相從我力不能守廣寧
數未至先潰彼完而歸我則數十萬金亦何足惜今長為我

護邊即加爵許首養我兵力亦轉敗為功之策何關關絕約
他日遺肩背之剝膚哉上是之

甲午初陽我侯薛濂奉命招集潰兵王在晉上言潰兵已過
通州玉田無可招莫若令招真保土兵各五千人許之

乙未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陳薦為南京戶部尚書
車駕主事東斯行言臣昔任永平推官餉臣委勘北岫海道
自天津北至灤河至芝蔴灣前屯等處土人言樂亭海外有
諸島可居辛酉臣調河間白之撫臣畢自嚴遣官閱之云自
樂亭出海三十里有會寶店青坨將軍坨白魚岡皆周圍不
過二十里或十里而離西北岫青河口約二十餘里地名月

坨周四十里與前曹寶店相聯南可望登萊東可採金復北
可賸山海西可衛天津誠要區也又青河口北十五里馬頭
營永樂間曾移輜重營兵十人在彼防禦至今有坐營官一
員守兵百名時撫臣今天津水兵發管大藩金冠應援遼海
僅新招三千六百名陸兵一百二十名今且發三千應調矣
臣之愚謂且令管大藩金冠之兵盡歸月坨立寨屯田而遼
民東歸者安插其間敵不能飛渡而西也留新兵三千名屯
馬頭營山海有警朝呼夕至策無加于此者命議行之斯行
尋升天津監軍道又言成覺華島其便有六一不由彼遙絕
其牽制一密招叛將恢復廣寧一燒毀浮槁斷真授路一徐

施方略可襲遼陽一曰探瑕隙趨蓋套一分兵旅順照應
朝鮮故覺華者前茅也山海者中權也月坨者後勁也一應
舟車之物皆造于馬頭營屯兵閑整以待可濟海島可援榆
關又言天津自大沽出海至旅順有二道南道自登萊而往
一千六百二十里北道自順永而往一千三百里自旅順至
鴨綠江七百四十里今詢之熟海道者又曰月坨與旅順正
對自月坨不歷北岫徑渡可五百里而由月坨趨覺華島亦
不必由山海寧前可二百里而至焉

三月丁酉朔大學士劉一燝罷

戊戌給事中周朝瑞等糾奸相漕典兵募五百人警擐輦轂

或伺大內隱事以告人既不往遼又不往蜀歲糜金錢六七
萬近又遣門客顧思忠募兵一萬矣饋輶短饋意欲何為請
以問之漕又陰使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升
賊入室駙馬王昺竟有招兵副王親王招兵長史亦招兵矣
解經邦辭經略遼東之命削籍

癸卯設料敗官兵于黑橋結安邦彥奢寅遂欲犯曲靖敗于
元江

甲辰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薊遼

李長庚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酉給事中惠世揚等復糾沈漕